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演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嶽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嵊三邑之衝也迺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欲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丱歲即能讀父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覊旅之士得羣試於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館游所至恒引以自近癸酉

更以國子舉預奏名乃遂擢甲戌進士第授廸功郎黄州司户叅軍未上而黄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濵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爲强起詣京師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爲江浙同考試官三年調臨江路儒學教授七年復充江西同考試官至治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黄巖州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一年卒祔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槼以先生致仕恩令爲某官次槼次㮚大德癸卒次㮚孫男十一人炯炫燧炳燁灼嗣忠嗣弘炤烜燀凡先生爲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

補辭出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書薦先生可臺職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齊峰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啟碑誌序說總若干卷右太郡賦令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溍以先生較文鄉闈之歲忝修薦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葬也渠與溍過於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冢上溍雖不敏詎不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子知之山之幽幽兮食有薇薇謂世莫知兮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藜味雖厚兮弗實鼎彝鼓缶而歌兮日昃之離何虧何成兮式全吾歸清溪拱木兮百年之思樹此貞石兮昭焉刻辭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鏈蹐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鏈之藐焉不肖而將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苟矜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溍之曾祖戶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公俱宋淳祐庚戌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憲應在太學與先生俱以蹈齋生溍生也後顧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於又仕於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鏈因不敢辭按胡氏世為越之諸暨人繼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父煒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果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學學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為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解職先生崎

嶇扶持絶江而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彷徉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歗歌息偃嚣然以樂隤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子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為文壹主乎理至於詩歌儷語率不苟有雞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璟次玖次玶亦俱卒孫男五人鏈鈎鈁鏸鏞女一人適同里方滷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為舉子業者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為序引迨一中取進士得鄉郡録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為掩涕為之銘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致聖賢之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勲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信義交於人貲產寡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他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輙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爲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喻佃人令自實稍增其額爲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剷陋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宣閫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暨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厲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

有司遂舉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為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深惜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為鎮城使者從其主歸宋有賜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於君為九世祖曾王父諱遂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灝擢慶元丙辰右科終于武經郎權發遣鬱林州事父諱集嘗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鬱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鬱林府君于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尚書四世孫修職郎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

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鬱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墉次曰圻爲伯氏後次曰堪曰埛女一人適單文蓋士直孫男八人鉦鑑鈇鑄鐵鐮錡鋌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溍曰君之子辱婿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爲託溍不得辭然竊覸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有濬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豐有沃其枝遺澤是家歸乎何域安茲玄宮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

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府曾扈蹕南渡始家于越府曾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　國朝取宋制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勑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閒益得肆其力於為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有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

造其閫域秉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為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婿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為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奧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為它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師初任往折行輩以先生為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玉潛王易簡理吕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按亢以為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

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它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用酬酢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為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乎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樹聚

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為特盛家法之嚴秩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攙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史爭前迎揖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蜀部聞先生名舉為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為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已諮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天曆中平章政事趙源公首以先生名聞于　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臺又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

袁康強惡殁之際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試工者
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
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薨然而逝先
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問尊官
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捲涕如失所親其為當世歸重如此
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
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為多先　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傅之
次徽之蚤世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全公升張正蒙高璿孫男
四人女二人傅之等卜其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
白本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戴泰享之狀屬瑨為之銘昔曾文
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
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熾

老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消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愧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辭前聞以開後覺　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曰亶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歿先生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者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

無以感發於子卯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殁先生益辟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

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延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先生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眚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羸粮笥書而從之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户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泝而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謙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既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麁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

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于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壽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

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揭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劄上其名于省閣郡復以遺逸應

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誘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于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闃其無人乎先生之側獨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羈孤不逮事架閣公及

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昏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慨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稽古方謀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反奔兄璟喪于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爲兄璟

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顯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宫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斷於必得雖殘文羡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强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于進修利鋭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篇之鼓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

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

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至不以孔子晚始好[illegible]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哉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

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歛近修人事上警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傳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歟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纂立而未完諸生有日關雜紀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晝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攷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殁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

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遡流窮源析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于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

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溍為之銘溍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為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

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
述序其首而為之銘以係於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為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維人迭興踵武相接
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
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
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
春陽時雨隨其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
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
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為隆替天胡不憖不詑耄期
山頹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啟爾後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巖卿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

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辱交於溍謂先世在異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屬溍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後十四世當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世至唐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旺宋中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布翰林學士肇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堯贊堯生易祥易祥生千復居撫之金谿千生學學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欽生濬濬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溦隱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令父諱正吉國子進士並以文學行義師表其鄉母黄氏澧州司理參軍庭蘭之女生君於冨安故名蕆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雖宴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

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故業與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屋讓其叔有四女悉營嫁之遠其有予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生事視勢利漠如也讀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為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為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接人色温而莊恒以經術教授講說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類數辨名無不究盡隨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人自不得而親疏之隣里有見侵侮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帝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君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藁三十卷傳於學者

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歐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侁偕儕仰佺曾孫男一人立銘曰

嗚呼先生學足以促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自服先人之光是迪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嗣人有蠢其伏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且言坦之充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晚屢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慨焉思自奮于科目而場屋事遽癈遠　國朝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

發而來舒者將有望於汝行矣勉旃無以吾爲念也坦銜訓訖
道尋辱預薦名而大父竟不及待顧乃絜然纂輯箚書而來者
庶幾獲綴下列以酬先志夫何揚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銘冢
上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爲子也請滑
哀其言亟爲之荅拜曰敢不諾按狀朱氏世居鄱陽之堯山里
號著族君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復主學君也父泳涯亦弗仕
君諱明晉字升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歿事母孝與二弟異
居而無閒言子姪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沈默若
有不可犯之色至于人交未嘗不務爲卑讓春秋既高族人在
父兄行者以十數爲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猶致毀歲時祀
事身親饋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踣於徭役君獨能隨時
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祲輒發粟以惠貧乏人多德

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幅巾藜杖倘佯煙光水色間足不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此所以識也鄉先生吳君仲廷程君時登吳君存並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擊焉名勝士款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來見者館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為樂丘則應之曰生事死葬人子之職吾安用豫計哉遇仙翁釋子雖不眩於其說亦不深斥之也同里萬户山有僧廬先達多講學其中君捐錢葺治以為諸孫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十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勲某官次某未仕女二適余某劉某孫男五長即坦次棻天次堂次埙次祜女四曾

孫男五女一凡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汚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者滑闓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銘以慰君亦以勗其後人銘曰

宋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顯門父留子播遠厥孫不以無年輟耕耘果之去剝有本根惟華既敵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佹詩可徵我所闡揭辭石章慰營魂

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黃公墓誌銘

頃予與危君素同在史館素以僚友之契狀其外王父黃公之行俾公曾孫求已奉贄來謁曰惟我曾大父之葬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既篆題于墓石之首而逮今未有銘敢以為子請予辭以史事方殷而返其贄求已既去予亦以衰朽納祿而歸抵家

甫二日俄有召還之　命暨至京師棗復數以為言予不得辛辭也按狀公諱順翁字濟川姓黃氏建昌南城人曾祖退祖維俱不仕父澄宋末起進士卒官廸功郎柳州州學教授無子公以同宗為之後少卑華多材能尚氣節而輔之以學
國朝取宋之師次建昌公族人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退保杉閩公徒步叩軍門言事補保義郎辟知撫州金谿縣公察萬石降志已決辭不就萬石舉酒屬公曰明旦則子女玉帛皆他人所有惟意所擇公一不以自污叔父某死於南城之盜公請於有司發兵殲其死宄渠而貸其餘黨久之郡府知公儒者禮為盱江書院山長且為徙其書院於城中時學者未有埸屋之累公首出朱子小學書以教之尋遷儒學教授廣州大盜竊發公上平盜之策於江西行省事定未及論功行賞至元二十一年有

詔宋故官得驗其資級擬授故人有客京師者代為公陳于吏
部遂以公為從仕郎武岡路新甯縣尹長官暴横自恣公不與
校而待之以誠乃更敬服執禮甚恭江南新附人心未甯公招
集流散督其民樹藝畜牧簡條約興教事民皆安之猺人作亂
湖廣行省右丞劉武宣公出師討之公儒服上謁曰遐陬之甿
未霑聖化致勞廟筭遠興師徒下官書生也忝為新甯長吏上樂
下樂兩峒皆在所治境內請往諭之諭而不降討之未晚萬户
曹侯某雅與公善止公毋行公不可肩輿從一老兵攜孝經一
千卷直抵峒山中分遣其人且為講說大義至庶人章皆涕泣
叩頭請罪曰蠻俗無知今乃得出眾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不
敢復為亂矣事平猺人家立公祠題曰生父黃氏武宣大喜命
公勒石紀功而班師翰林學士承旨程文憲公前宣閫幹官張

公山翁咸爲文頌美其事公在官九年縣齋後有竹數百个公所植也民即其處爲建生祠湖南廉訪副使余公愿以其竹比於召公之甘棠而爲之記公去後祠壞民輙更新之其遺愛在人如此大德四年仍舊階調龍興路稅課提領史鄂公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延致公受論語大學多所開發鄂公之父詣門以謝焉九年遷徵事郎撫州金谿縣丞十一年大饑公持所受勑命質官倉之粟以賑之人賴以活力贊其尹趙君括覈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陞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致官未幾獄爲之空延祐元年以老得謝授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江州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南城縣南城鄉南原之逍遥樓下母劉氏妻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再娶熊氏子男二人長純夫養利州判官次敬夫

女四人長適金谿危永吉今贈承事郎太常博士素之父也素令為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孫男二人宏子早卒寬子用公廕三為巡官卒以廕歸其兄子卽求己也曾孫男二人求己今為某官嵩方業儒女二人女孫男四人女一人公氣貌清嚴中實樂易恂恂恭謹待人無少長如一語言懇惻詳盡人皆親之素之母有疾出公小像并書一通以授素今謹藏之母沒啓其書則謂素漸長盡端儀表以正之讀書乃其次也素由是知為學之本末次第而有以用力焉嗟夫古之人負其所有百不一施泯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今也葬其新者乃莫不有銘夫亦孝子慈孫求盡其心而已若公之魁岸傑特雖不得卿大夫之位以展盡其經綸之藴而所試輒效時行時止訖以考終有不可銘者耶銘曰

有偉黄公材周而通出武入文用惟其逢闘之以智悪奏伐功
置之於安式疇民庸志則已遂禄乃不豐嗣其遠引浩然長終
寫以丹青凛焉英風勒之樂石昭于無窮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致和
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申葬白馬鄉范田之原其
子素博學而有文聞出游京師一日隱然名動公卿間莫不交
口薦舉之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開　　經筵即以素為檢討未幾
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儒臣纂修三史又以素為史官史事既
畢中書奏以素為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階承事郎遂追贈
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

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潜以退休之
餘蒙　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為僚且有
平生之雅素以府君墓道之銘來屬誼不得辭按范氏出於姬
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録事參軍凝有子曰亘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别駕亘之子曰全諷曰仔
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寇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
而大破賊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
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
庭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傅虔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
國侯仔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
進士至大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絳為最顯而范氏
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溪則自全諷六世孫怦始怦

五世孫光大有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時發宋贈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 皇朝為潮州小江等處監司提舉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文嘗篤志格言輒書於屏閒以自寓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督責甚峻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刲股和藥以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峯之陽身服田畝以為養而薄於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易歲凶出粟賑其鄰里而為粥以濟路人未始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兼善於醫或迎致之雖大寒暑必往不擇貧則予藥無所靳有醫說一卷傳于學者平居氣剛而和警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辟之

素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充而已爲利祿計者旣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爲哉汝其求師取友痛自修飭期無愧于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聞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遂不起娶同里劉氏忠義社統領克忠之孫女今封室人再娶建昌黃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人素爲適長黃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白次蒼次丹次赤次會次黝女二人適陸鉉傳權孫男二人礽存女一人府君之葬素自爲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叙其世系之詳至於贈典所加又在其十有五年之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繁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爲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爲之銘俾刻以俟銘曰危出于姬顓于唐伯仲並起尸

一方或變其姓後方昌為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大宗多材良仁和身退名愈彰垂芳奕葉逮太常有子承考没不亡發于
皇朝耀休光賁以
命書煒煌煌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俟於其藏

贈承事郎尹公墓誌銘

和之某縣有隱君子尹公諱堯道字道夫既卒二十有六年以其子則祖官七品追贈承事郎於是則祖以書來曰則祖之家故多顯者逮我先人始不有祿食則祖遭值盛時忝修官使賴先人之遺訓苟逭瘝曠得以疏榮責及泉壤蓋先人之葬已久墓道有石而無文昭
主恩以侈先德茲惟其時幸為之銘尹氏世居開封之畯棣宋真宗時有仕於和州者因占籍焉其諱可凡者朝請大夫渼偲生某寺少卿希古希古生通判某州

穆穆生某縣主簿華之又八世至公之顯考諱京字景山咸淳
乙丑進士初筮尉興化數平反疑獄有政聲遷廬州教授入
皇朝晦迹弗仕公自少歲即有志欲以明經取上科莆田周君
合肥汪君夏君號名師儒公悉從之游習為詩以襲家學年甫
十五而場屋事廢遂絕意仕進屏居於山率其弟舜道事親以孝
貧田園以供伏臘間出游江淮操奇贏以自潤有餘貲則周其
族姻里黨不以自豐殖也公為人多材能有幹局持身莊重而
遇事通敏博涉群書至於陰陽方伎無不通其說以善自韜默
人鮮有能知之者公卒於大德十一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
六配東氏武翼大夫某之女先公六年卒享年四十有三今贈
宜人某合葬以公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先塋之次子男
三人長則祖承事郎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次榮祖杭州路醫學

正次振祖未仕女一人適淩國賓昔者竊聞之世其家業而不
隕者雖古猶之也尹氏八百年間珪組相望獨公終於布衣而
有則祖爲之子克以材自奮及見其登壽暮以卒茲又荷
國之寵靈以發其幽光可謂死而不沒矣諸諸石章用告夫來
者以似以續尚延其餘慶於無窮哉銘曰
槩公之先歷世顯融十有二葉而止於公惟弗終止是以有子
際於昌辰以復其始公則死矣有生之榮寵光下被稚于泉扃
毋曰君子其澤五世在爾後人有引勿替

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郇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
通義令通義宋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孫承事郎贈大中
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兼侍讀以端

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忠文自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
今之湖州祖諱子泳贈奉直大夫考諱起翁朝散大夫將作監
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黄巖州知州飛騎尉
追封烏程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
耳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穎出儕輩閒稱長游心聖
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為文博敏閎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
觀者莫不歎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大卿
年公嶅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錄丁外
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靖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為寺僧所據
既從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
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舊有
田七百畝籍于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合格授將仕佐郎台

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為幕僚者窘于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為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百餘畝使為久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坐事免公獨以廉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綏寧縣尹縣鄰于谿峒民夷雜處竊發不時公將循以愷悌之政人多感化境内以安會廣西猖獗犯全道兩州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旅經從枝梧遺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粮二萬餘石積為豪强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侵賴以全活者甚衆有僞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辯其非辜既而 朝廷遣官慮囚

閱其始末見稱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密邇帥閫事尤叢劇公斂袵注措若不經意而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為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蘇湖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堙湖為田而輸糧于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為縣涖事之暇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年乘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時與諸老留連觴詠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退藁十卷藏于家戚感微疾既痊而復作卻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卒於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氏中書

舍人其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運塩使司海沙場塩司管勾次濤次洽次　女一人適孟奐實孫男八人權模楷植楫同生文孫侄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游等遵治命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于烏程縣永親鄉挑塢先塋之壽公為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喜誘人為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為兩制侍從權臣柄國憸黨盈庭鉏姦衛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遠頌言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　聖世朝廷清明而又居處下列得以從容進退昔與龍圖公所遭之時異也溍幸嘗辱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等又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敢辭銘曰

程顥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仕宋乃振於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寧興百壬更起迭仆高風盛德增光前人垂休委祉遠其曾孫以名師儒為賢長吏視龍圖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焉施長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續

承務郎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金以武弁扈從南遷于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俊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於某路兵馬監押父守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 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為其文既長乃棄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于三禮而

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
洞究叅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
用薦者著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爲江浙行
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杖才
不可小用也及爲南臺治書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鄧公文原
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
路儒學正河南王李齊吉歸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
平章政事行省江浙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且
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
郡文學乃以公爲杭州路儒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歉歲之餘帑
庾枵然絃誦息響適嗣歲小稔則量入爲出節縮浮蠹既又復
民間買沒之田爲米三百石貲用稍充乃嚴飾從祀補造祭器

自禮殿論堂書閣至它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
樂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胄監闕之因招
致兩樂工爲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
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爲吏部尚書舉公可任吏事中書左丞高
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處以綸摩之職公撤聞之亟具啟
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爲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艱服
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不樂遠宦諭銓曹授以元缺
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怡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
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
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搆先聖殿而
杇墁藻繢多待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
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知軒爲其游息

之所其從學者爲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公爲分畫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縣有定塘溉田可十頃豪家據而田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於公立命歸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爲交易券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越江來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爲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立而盡奪其貲產公焚其憑而釐正之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侵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組求

去郡中發悟遣吏詣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公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永貞爲江東廉訪副使廵歷而還謂其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李术魯公翀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十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涖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術運筭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象益充無衰憊態戚以疽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易說于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

曰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翛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驤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駪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瑾孫男六人長璨用公廕為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璘珍璋瑛瓚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叔季皆早世叔有遺孫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己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駪為之後駿等遵治命以某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德政鄉吡山先塋之次與鄭恭人同兆域後四年乃命璘走京師屬溍為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幄仕最顯公雖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僅止於文學掾然皆能脫畧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

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潛以門生忝被
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何能無感愴於斯文也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爲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逢連茹而進孰不望公爭𥨊䟫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於文學丕闡聖謨以開後覺晩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昇于來昆尚克自振益伉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寫之方珉瑒芬千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璛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太中大夫諱炳之曾孫秘閣脩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謨閣司農卿諱潗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封宜人初太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州山子孫因占籍為鎮江人迨先生以宦遊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内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户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于學日

以徽辭奧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崙俞公德鄰爲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胡公長孺盛公彪爲忘年友聲譽藉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琰浙右憲節聞龔生名辟寘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靖學道兩書院山長以累考合格當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爲子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畯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甯國府儒學教授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蔣氏憂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

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為諸生論說豪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詩鄉閭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甯國徵逋租為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訟平部使者以為能數護以事顧以涖治之日淺其所蘊蓄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男一曰晉女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亶曰宜女二俱幼晉以其年十二月返柩於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王州山先塋東南若干步

奉先生子壻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
忠厚不自已之情未忍斬然遽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爲言
單偉殊絕自成一家然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
益純鋒鍔都盡其進修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
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旣彙次成若
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稾云銘曰
龑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鄉令孰嗣者宜春丞旣仕
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櫟落凡近趍高明有來侁侁
暘其英一鑑亡矣疇依承涷辭相衷垂百齡刻諸方珉告无
扃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德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爲京朝官者曰

新富者曰仲賢始家于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珣于君為五世祖南渡時卒葬于吳因家焉故今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建榮其地衍沃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廬州都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薦之于　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于所居西偏為堂曰靜春壅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芙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舒繚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于烟波蒹葭間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輒歛卷與歡飲劇談留連竟夕迺已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風收扶小舟以筆牀茶竈古玩器自隨逍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

者識其爲世外人君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一發于詩永佑高談
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説上及于考亭多
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欽服焉君所爲詩有静春堂集八卷龔氏
子敬爲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閑遠清麗稍加精
密少陵不難到其爲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
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卧雪事寫爲圖以遺君且曰子作此
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使之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
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奚氏子男四人長震
次泰次晉皆張出次駿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永行而卒
次適顧天麟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
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五歲其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葬長洲東鄉吳墖墩先塋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爲

元統二年于是君長子震巳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

居之熙〻行之施〻世非我遺我有不爲寱言歌之其聲也希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溍往哭焉其友壻蔣堂代致八歲孤選之言曰先人葬之非先生莫宜爲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哀而許之溍不敢不諾也初溍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揚氏其先建州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隱德父起潜補京學諸生因家于杭故又爲杭州人

仲弘少孤事母李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問用之
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强之至京
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
朝遂以布衣名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
武宗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調管領係官海舡萬戶府照
磨並提控案牘于是
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　詔登延祐二年進
士乙科用有官　例恩視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
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
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
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即選次遵次迪俱幼仲弘平居
性和易然于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從皆當世偉

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爲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于書無所不讀而其文一以氣爲主毫端靈變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颿一瞬千里至于碕岸之縈折艤歇於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譔著未及詮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溍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溍曰子之文氣不有未充者也然已密矣溍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概以慰吾亡友于地下云爾銘曰

嗚呼仲弘而止于斯孰昌其氣之死不良優優其辭不屈不枝有豐一宫文塚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既殁于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序官閥來求

銘以葬予與適弘同對 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
本卒事而適弘移疾丐休致去卧剛繡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
銘雖然知弘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
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官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
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讀毛氏詩爲舉子業場屋中廢士之心
于祿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在
簞石瓢幾四十年會有 詔行貢舉法有司乃起弘道使就
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
事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
承直郎同知鉛山州事 命下弘道已卒其卒以天歷二年
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
鄉某山之原弘道爲人內朗秀而外朴疎所學務乎實其居官

以樂易稱未始求赫赫名眩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下代弘道為鄞貴池者皆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為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寶謨閣直學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為碑文曾祖璧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溫州樂清縣尉父續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弘道官七品贈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逖之曽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太初之孫女今以贈若封並為宜人子男一人正蒙也當以蔭得官未調予閱弘道垂屬纊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必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弘道抑未矣銘曰

樹之既同有獲而弗克不裒于躬猶以嗇終後其豐

承德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曹公墓誌銘

公諱政中字子訥姓曹氏衢之龍游人曾祖日新祖克己父心易精于易學今以公貴贈承直郎衢州路總管府判官母俞氏贈恭人公幼慈祥謹言行以尚書專門用察舉補儒學官歷龍泉永嘉两縣教諭會有 詔行貢舉法首取江浙行省鄉薦登延祐二年進士第二甲被 上旨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公處事詳練而不為矯激暇日未嘗廢書使者行部甚加敬焉秩滿調本路定海縣尹到官之明年春多雨而夏苦旱麥爛槁苗歲大饑公竭力拯之人賴以生縣民包買食鹽三倍于元會計之數行省以公所言下于轉運司減其虚增之額一千七百七十餘引民力以寬丁内艱服除起為

承直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凡所鞫問無不得其平而繫囚免寒暑燥濕疾病之苦歲適大旱民乏食郡守謂公曰寧國一縣饑民九萬六千命懸于旦夕聞子在定海救荒有法敢以諉子幸毋以職掌拘也公聞命即行還報曰義倉徒為文具而勸賑未必能周徧非得官倉不可郡以公言上于行省為發水陽倉米二萬石付公往賑之部使者大喜會宣城縣民亦以乏食告乃發錢給驛命公亟行毋緩所活飢民九萬六千秩滿遷承德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未上元統二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以至元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于靈山鄉麻溪之原公娶鄭氏贈恭人子男二人長曰康次曰寧女二人適何某黃某孫男四人長宗瑞用公蔭入官今為處之龍泉尉女五人曾孫男四人女一人宗瑞不遠數百里以書抵溍曰先大父葬已久

而塚上之石未有刻文敢以為請潛載念疇昔江浙所貢南士同對于大廷者八人公與吳郡干公褎然前列潛亦以非才忝末預綴及筮仕皆在海濱州縣壤地相接而潛去公治境尤密邇數因事過公獲奉笑言曾歲月之幾何而星離雲散之八人者惟干公與潛獨存干公以休致進官八座而公終于百里宰其嗣子又不取世祿幸其孫能自刻厲有遺澤公後不忘也潛以後死屢嘗銘吾同年之墓雖衰朽荒落何敢于公靳一言乎興懷存殁萬感創而已銘曰

予之也厚兮取之也廉既翔而集兮不飛而潛素乎其位兮壽以恬能誠必豫兮有後之占石刻可徵兮靈山巖巖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堅奉書若狀來徵銘

以壐嗚呼晋于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晋孫字伯昭其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仕　國朝爲替林州儒學教授母車氏君弱冠游京師介以謁趙文敏公又因文敏徧游大人先生之門以薦者被　旨補國子學生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重焉會有　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上方好儒進士當得官者悉命畀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刀入其室值乙將㸑捧所炊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得脫甲即以刀自剌連呼殺人且訴于縣獄已具君閱其牘曰捧米復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四果之名以為教者衣文〻高坐日臨其徒衆南廣東慕而趨之者金帛填委所聚

男女恒數百千人不法之狀暴聞于官而吏置弗問君請是將
詿誤吾民爲大姦亟列上于郡杖其首百其風遂衰凡君之處
事精敏而剛果多類此藍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
久不決郡併以新城縣事諉君聞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
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惡君不阿數摧沮
之君奉所受　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善事
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旣諭止郡守亦愧悔而加禮焉尋以
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包銀令下君
鈎校物力之厚薄以應令民用不擾紋鈔局吏竄毁匠籍而羣
聚追呼濫及民伍君白于郡發架閣舊籍証之具典以絶豪民憚
君之政不便于己詣部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
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誣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

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一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于家行及境病暍歸居久之復以病疫而卒至順三年六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塟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羣居踧踧畢讓侍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苟為容悅然亦不以訐為直其在南城官解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它官因不畜馬市薪菜自烹飪而食器無難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數襲者受而弗服也君筮仕後始學于内翰臨川吳公每以及門晚為憾其為文無曼詞詭辭而多骨鯁之言詩尚醖藉未病前一月夢為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詰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曾君求遺稿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可哀也巳君妻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鼎孫

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歲仲弟並孫亦卒不

兩月兩贊林府卒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

曰

溯聖之門政事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玦慶非類報施何以

未定者天君尚有子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

見者濱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某其自鄱

陽徙家于鄞則由胄曹之大父珍始故令為慶元之鄞縣人歷

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

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

皇朝贈從仕郎州仕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

也初用舉者為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亦叢上命其子楚鰲受業焉楚鰲後出人臺閣卒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跡多為人多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昇院頗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

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帛牢醴禮遇甚至于鉛

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似墻内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毁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鴛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堂前際地驅而復來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因為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公凉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操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過門禮請先生　學者師帥閫及旁郡講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為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尅士相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挐舟遊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于中流酒半酣指所　塋地曰若豈知我之歸于斯不及也

即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其子
人尚懋之哉諸生為之黯然各捧觴為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
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娓
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疾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却
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稍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
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矣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
有五以六年某月某甲子葬陽堂鄉之陶與娶潘氏潘為建平
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賢而以女歸之卒因葬建平至是奉
遷而合祔焉子男一人行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
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詞章為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
盛于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黄
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自夏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

生某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于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于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于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于小陽先生其仕于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為

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派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嚴憚之人比以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于郡縣學使以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葬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同門生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溍率嘗辱交于先生徵于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

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趍政厖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蔀
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
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于位厥施未豐
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論譔遺德俾于方來永有矜式
南稜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咸仲學者因其別號尊之曰南稜先生
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於蘇之義烏者彥超官至節度
使其遠孫im登游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
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思陽令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
其墓罔諧孫從用先就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益表其
墓說生永年喬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于

濟南後徙居義而占籍焉終于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仕郎嚴州司法參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秘閣正彙之女其歿也正彙誌其墓鑄子寘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滁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喬年子濤承奉郎濤子寓江東轉運司幹官其世序官閥見于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一人有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試祖諱衡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蓁之孫女通齋隱君由庚之女也先生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有其素而通齋爲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風

椊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閉門授徒絕
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部使者察舉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
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善教養而得士譽在石峽歲餘即棄官
而歸徜徉于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末疾卒
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崇德鄉陽湖山先墓之次先
生氣貌充偉而襟度疎暢待人一本于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
莫不敬服焉爲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
質而主于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飾求工也有南
稜類藁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克弗家復還於族
人得先生以爲子俾盡有其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懸
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傅氏
前三十年卒先生之葬實同兆域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

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傅復享孫男四人裕禕
補初曾孫男女三人良王葵先生始將兩紀乃來諗于潛曰先
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託之非子其
誰碩以子方效官于中外未遑有請子既得謝而退矣此邦國
懼流風遺範日就堙沒謹命次男禕疏其行實以俟采摭而論
譔焉潛竊惟吾里衣冠望族莫先于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
于王氏先生引而弗替昇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身都
高位而後為能世其家也哉潛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髮種
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能辭銘
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聲自王氏世科世祿恒不乏人
重珪疊組萃于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十葉俊祀遺經修其世業

先生承之弗墜益振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敷施于鄉佩衿濟之
道之將行乃止不壯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蒙有材彬彬
趾美于斯垂裕于後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部使者振舉學校悉延致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冠之年與之並登于師席衆皆羡慕焉審言頎獨恬于進取筮仕垂四十年備歷俛首常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謹翁審言字也世爲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主簿封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于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授爲表文公門人高第而于大治君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大父崇發深自

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其學私淑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
王公埜知南康軍荼公閎咸敬禮焉仕皇朝章官將仕佐郎婺
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登
有知于書無所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
諸老無不樂與之遊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衢之明
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政辦
巡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
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部使者雖莫
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訟狀而
不欲自為異同乃質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舊階改調婺州路
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
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為師友念母

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贍之終身平
居寡欲治家有治吉凶慶弔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
貲產素薄而室廬再厄于災室無一椽以庇風雨僑寓說齋精
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蒔爲事
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閒微祿不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舊飲
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簀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
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爲詩
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稿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
藏于家審言生于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于今至正六年
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 世孫女後三年卒以
某年某月某日合葬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
敬之處州路慶元縣崇慶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仕次泰之蔭

補江浙行中書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
滋杜宏踰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囝女二人其
一適浦江張樫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最
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貫太常博士胡君助禮
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修撰張君樞而潛亦幸獲陪諸君之末
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潛獨存故森之求胡君為之狀
而屬潛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潛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先生
之道于寬閒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宦游
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
之雙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歡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一
月而潛蒙恩錫告欲伸總帷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
于他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為務興壞起

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教官艮不易爲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爲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爲撫官則能使囚徒而不失其所誠可謂得職其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此也茲不詳述焉

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罷勉從事靡受其力執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于人蹈夫危機困而能能亨罔闇險惠皇仁在上天日照臨朱紱之來于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孰昭其昧曰有刻辭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谿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湄異時與彥實游彥實

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溍龍馬晚出于文清無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執知溍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溍雖不敢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

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為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彥實喜而彥實頑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于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父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邃于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一以躬行為本故其在朝著凡謂忠鯁而分符握節所主舉其

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供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為苟同尤酷嗜為文淸稱彥實少游故鄉見世所稱知名人染脂筆自保秘恍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韻海宇方晏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泝采石上渼江西游荆襄歷覽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于是治其居曰懃庵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彥實之于天下獨以文淸為知已而文淸之言如此彥實所存槩可見矣彼以是瑣瑣者為彥實置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為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為和靖采石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達諸中書弗果行彥實殊不以小試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拙也彥實于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輙成

誦為文傳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弗畔于道有戇庵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寶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郎一鶚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潔蓋門人私諡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寶沈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王氏子男一曰祖德女二長嫁岑可久而夭次未行銘曰

物之不齊雜糅錯出惡妍妻媸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于物尚無有已孰為得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沒磊落崢嶸軒昂突兀發其遺編猶見髣髴寫以石章用告幽室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恪父宗慶俱未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翼而不凡長益閎敏徐文貞公持浙西

部使者郎台州君康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飭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厲自力于學公所爲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至于前代遺老若丹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羊先生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緒論中州雅望若劉上李公漁陽鮮于公暨一時賢雋之士亦皆折行輩與翼之交故其聞見最爲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遇翼之尤厚數引拔之翼之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尚書省署翼之吳縣儒學教諭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輙不復出閒居三十年安貧守約未始有求于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聊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

而中書違礙
上旨釋工于書者俾書農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舉起翼之以應令竣事薦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尚書參預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翼之將力援之于 朝而翼之素志上登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更曠與人交無町畦篤于故舊往來尺牘裒輯裝治惟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衒其識人之多特于其間有情辭諄切關于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於苟同人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乎于人不以為異也大參金源王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弟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耶翼之曰此無可稽也蓋某之先有鬻壚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興于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

翼之晚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五月八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秉筆作弟姪書頃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孫承奉郎稷之女子男一人曰達女二人長適張元善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達既以其月十有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岩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而刻石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來徵銘予辱游于翼之父子間甚久別去十年而翼之逺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予厚矣逺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汲焉用意于不朽事予何敢辭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已為之序以故弗論翼之于古篆隷真行小草無不精絶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為珍玩有或所抉而强使為之雖奉以百金弗頋也人多

以是敬服之而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有以知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旣仕而止不失乎己藏之若虛以浮湛於閭里優游卒歲匪依隱而玩世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文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